

中 · 五 · 皇 · 帝 · 后 · 妃 · 傳

宋
由
松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朱

由

检

燕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K827-5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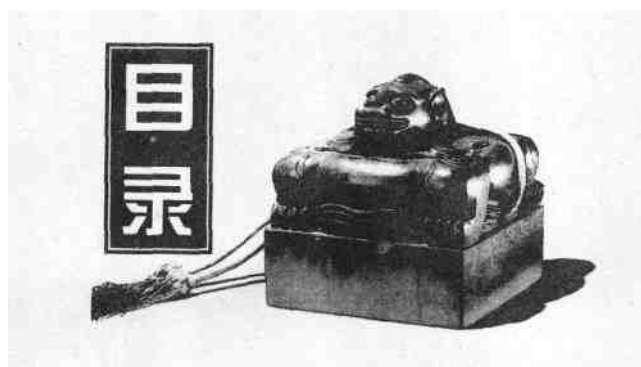
05

远方出版社



0385713

du



第一章	承奉九五.....	(1)
第二章	铲除阉党	(25)
第三章	励精图治	(66)
第四章	政局日衰	(105)
第五章	辽东战局一败再败	(196)
第六章	在农民起义风暴中惨烈身死	(219)
第七章	变幻身后事	(269)
第八章	感情生活	(312)
第九章	三个忠臣	(329)

C11242/05

第一章 承奉九五

一、即位前的两个皇帝

(一) 短命皇帝光宗

在明朝的 16 个皇帝中，有一个执政才一个月就死去的皇帝，他就是明光宗。

明光宗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8 月 11 日登极，9 月 1 日即死去，是明朝在位最短的一个皇帝。

明光宗读书较晚，文化修养也不高。在做皇帝前的 39 年中，他一直在压抑、孤独和苦闷中度日。

明光宗即位后，没有什么更新朝政，施展治国才能的宏大抱负。如果说他的一朝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话，那么只能举出两件。

其一是在他父亲去世的第二天，遵奉遗诏，宣布发内帑银 200 万两，犒赏边方将士，罢除天下矿监税使，起用万历年间建言得罪诸臣。这些举措无疑大得人心。

其二是改变了内阁浙党专权的局面。万历后期，浙党首领方从哲秉政 7 年，而最后的 3 年时间，内阁中只有他一人。

光宗 8 月 1 日登极后，从 8 月 5 日至 21 日，先后起用史继偕、何宗彦、刘一燝、韩爌、朱国祚等人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同时召还万历时曾翊翼过自己的致仕内阁大



学上叶向高。这些人中，当时在京师的只有刘一燝、韩爌。两人都是东林党人。刘、韩入阁，使方从哲的势力有所削弱，为天启初年东林党人一度参政创造了条件。

光宗致命的弱点是惑于女宠。在做皇太子期间，为了寻求精神寄托，便沉湎酒色，恣情纵欲。因而妃嫔很多。

光宗即位后，内廷最活跃的人物要算郑贵妃和西李。郑贵妃是神宗宠妃，神宗去世前，留居乾清宫，此时尚未移居。

她是一个颇有心计的女人，深知光宗底里，为了巩固在后宫的地位，就从侍女中挑选8名美姬进献。这8名美姬个个能弹会唱，纤巧动人。光宗欣然收纳，如醉如痴，早把万历时的前嫌忘在脑后。

她又竭力笼络西李，仅仅数日，居然胶漆相投，无所不言。贵妃想做皇太后，西李想做皇后，于是由西李出面，向光宗恳请。光宗最初还有些犹豫，但怎禁得宠幸再三乞请，便含糊应允，一日挨一日，仍未下册立的谕旨。

8月10日，郑贵妃再次托西李催请，可巧光宗身染重病，时不便进言。12日，光宗病情未见好转，郑贵妃已急不可待，便以探病为名，又同西李催请册立日期。光宗面对两个女人软磨硬泡，只得强撑着身子出殿，召见方从哲，命令从速具议。方从哲自然一一应允。

可是当把旨意传飭到礼部，却受到礼部侍郎孙如游的抵制。孙如游气忿地说：“先帝在日，并未册封郑贵妃为后，且今上又非贵妃所出，此事如何行得！”接着上疏谏止。光宗当然知道本朝制度：新君即位后，只能追封嫡母和生母。现在自己的生母尚未追封，却要封郑贵妃，于情于理都不相合，于是不再提封太后之事。郑贵妃自然不肯罢休，还要催促，无如光宗病势日重，便在十四日派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光宗的病由宣淫而起，用药自当培元固本，文升诊视后却谓邪热内蕴，当服通剂药。何谓通剂药？就是清内火的牛黄、石膏、麻仁之



类。光宗掏空之躯那禁得住这杀伐峻剂，服药之后，顿觉腹痛肠鸣，泻泄不止，一日一夜竟至三四十起。一连几日，光宗一泄如注，委顿不堪。

光宗的病情很快传到朝廷之上，大臣们无不惊诧。郭妃、王才人两家戚畹对西李专宠早就不满，现在更是走遍朝臣各家，泣诉光宗危急情状，言说郑、李勾结，包藏祸心。于是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均为东林党人）倡言于朝，并与吏部尚书周嘉谟（东林党人）一起往见郑贵妃兄子郑养性，责之以大义，要他劝说贵妃移宫，并请收还封后的成命。

养性迫于压力，人言可畏，只得移居慈宁宫（嘉靖时建，专供前朝妃嫔居住），封太后之旨也就作罢。

30日，光宗再次召见大臣。首先传谕册立西李选侍为皇贵妃，接着嘱托臣僚辅佐皇长子朱由校为帝，最后谈到自己的寿宫。

群臣闻听光宗安排后事，不知所措，只得称颂圣寿无疆，何遽至此？

光宗又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者安在？”原来在此之前，鸿胪寺丞李可灼言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李可灼被宣至，诊视后与御医及诸臣商榷，大学士刘一燝言其乡两人同服，一益一损，非万全药。礼部侍郎孙如游言说，天子关系至大，不可轻用。可是光宗决计服用，于是当着众大臣将药服下。此药乃红色，故称“红丸”。光宗服用红丸后，四肢和暖，思进饮食，遂命再进一丸。次日五鼓，宫内传出急旨，召大臣火速入宫。

当大臣急急忙忙赶到宫内，只听得哭声四起，光宗已经命归西天。

“红丸”究系何物？何以第一丸服下安然无恙，第二丸服下遽然而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

光宗在位1月而亡，有许多棘手的问题尚待大臣处理。一



是如何纪年。当时有人主张削光宗年号泰昌不纪；有人建议去神宗万历四十八年，以本年为泰昌元年；还有人建议明年为泰昌元年，后年为熹宗天启元年。最后采用了御史左光斗的意见，以当年8月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8月以后为泰昌元年，明年为天启元年。

二是寿宫问题。此时神宗尸体尚未埋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一座新的地宫。后来朝臣们在议论中想起了一座现成的陵址，那是景泰帝在位时为自己营建的。英宗复辟后不久，景泰帝死，葬于北京西郊的金山，于是原建的景泰陵“陵工废，基址堙，人谓之景泰注”相传是块占地。

天启元年（1621年）3月重新修缮，8月完工，9月初一葬入光宗。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庆陵。

（二）木匠天子熹宗

历经二百余年的风雨飘摇，明太祖朱元璋一手缔造的大明帝国，终于偏离航向，走进了穷途末路的死胡同。由皇宫到茅舍，由朝内至朝外，积怨重重，危机四伏。大明帝国江河日下的同时，一股新生力量迅速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无敌的铁骑跨过山海雄关，横扫中原大地，一个以清代明的新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

光宗执政刚一个月，即遽然而亡，朝廷内外一片纷乱。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光宗死后的第五天，他的长子朱由校就即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但这次即位却弄出了许多曲折。

刚刚君临天下的这位少年天子同他五弟崇祯一样，也是自小就死去了生母，由光宗的李选侍看护着长大。李选侍能取得光宗的两个幼年丧母的儿子监护权，说明她当初在太子宫中的得宠程度确实非同一般。加之由于太子妃郭氏死得早，光宗即位之后，并没有人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皇后，李选侍就把这



国母之尊看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而且光宗在生前也确实数次提出要封她为皇贵妃（在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由于没有皇后，皇贵妃自然要主掌后宫。但礼部认为，新天子刚刚登位，连两位太后和元妃的谥号还无暇议及，晋封皇贵妃的事也只宜缓。谁知光宗在位只一个月就故去了，李选侍不但晋身皇后的梦想成了泡影，就连皇贵妃的名号也没有捞到，实在是又悲痛又懊恼，于是生出一些“妇人之见”，想用手中把持着的小皇帝来作为同朝臣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天启帝是一个幼稚晚熟，又从小被娇纵坏了的孩子，虽然他已经16岁，在许多方面却仍然像个十来岁的儿童，毫无主见和独立意识。小皇帝特别晚熟，这给了李选侍一个机会。她以为只要能继续控制着这位皇帝，就能从中得到好处。因此，在光宗驾崩的当日，群臣到宫中同遗体告别时，她就把小皇帝藏起来不让群臣见面。后来朝臣同内臣联合起来，连吓带骗，总算把天启帝弄了出来，于是山呼万岁地顶礼朝拜了一番，既而不由分说，把那吓呆了的孩子簇拥到慈庆宫，从而断绝了李选侍和小皇帝的联系。

皇帝被劫持，李选侍乱了阵脚，只好赖在乾清宫不走。这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按当时的说法，“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并非什么人都住得的。李选侍先前因服侍光宗面住进乾清宫，现在光宗已死，实在没有再赖着不走的理由。揆其心理，她不过是希望朝臣们能有所妥协，大小给她个封号，也不枉辛辛苦苦监护小皇帝几年。只是在朝中得势的东林党人却不肯善罢干休，他们毫不妥协，今日一本，明朝一本，还几次到宫中吵嚷争执，痛斥李选侍。李选侍手中没有了皇帝，也已泄气，熬了几日，只得悲悲切切离开了乾清宫，搬进临时闲着的哱鸾宫，连行李也顾不上收拾。这一番混乱后来就被称作“移宫”。

身为天子的天启帝在一群强悍的朝臣手中夺来抢去，除了



哭天抹泪之外毫无办法，年幼而又没有一点权势的御弟朱由检自然更不能对宫中朝中的局势发展产生丝毫影响，只好听凭东林党人与他们在宫中的内应——大太监王安的安排。他老老实实地呆在勘勤宫里，对外面的事情从不过问。而朝中的东林党人在“移宫”一役中得手之后，正在以汹涌澎湃之势迅速扩大战果。

还在“移宫”事件纷扰不休的时候，一些东林党人已经在追究光宗的死因了。在他们看来，光宗死得蹊跷，李可灼职非医官，随便为皇帝进药已属大不合规矩，何况服红丸在前，光宗崩逝在后，从时间顺序看，似乎红丸就是光宗的死因。如果真是这样，红丸岂不就是毒药，李可灼进药岂不就是弑君？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问题越来越严重。李可灼能入宫诊治进药，是首辅方从哲带入的（其实是光宗自己坚持，方从哲遵命而已）。而这个方从哲在当年的“挺击案”中就态度暧昧，据说同郑贵妃颇有瓜葛。再深一步猜想，光宗病体加重都是因为吃了内医官崔文升的泄药，而崔文升原先竟也是郑贵妃的属下！显然，光宗之死，死于一连串的阴谋，阴谋的主使，宫中是万恶的郑贵妃，朝中是郑贵妃的同党首辅方从哲。这个关于光宗死因的争辩，被时人称作“红丸案。”

这位年号天启的明帝国第十五位掌舵人，是万历皇帝的长孙子，却没有机会抖一下皇太孙的威风；是堂堂正正的皇长子，却没有时间体会一下皇太子的荣光；是一个流动着尊贵血统的天皇贵胄，却始终没有得到读书的机会，在君临天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尤为不可思议的是，在正式登基前，他还被迫离开过乾清宫，受到一个女人的要挟和挟持，过着惶惶不安的避难生活。

这位被后世戏称为“木匠天子”的少主，其手艺足以用出类拔萃、炉火纯青、无与伦比最后定论。他做的亭台楼阁，精巧细致，美妙绝伦，在市面上可以售到万金之巨。他设计的自



动玩具，只要拧几下发条，玩具便会手舞足蹈一番，制作之巧，堪称一流，可谓一绝。他在拆了再做、做了再拆的无休止的忙碌和折腾中，充分体味到人生终极的成就感。不仅如此，这位木匠天子还兴趣广泛，全面开花。爬大树、掏鸟窝，入地洞、捉迷藏，抓蟋蟀、斗公鸡，养猫玩狗、骑马射猎，溜冰划船、拍水戏浪，赏花采草、堆山布景、傀儡游戏，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对于这位怪异荒谬的“木匠天子”，《明史·熹宗本纪》只用寥寥数语即为其盖棺定论，语极精辟，入木三分，颇值一读：“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妇侍窃权，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妙哉斯言。

二、信王朱由检

明万历38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元1611年2月6日），京城里一片热闹气象，鞭炮声此起彼伏。这天是立春的日子，又接近岁末，人们刚在严寒中祭过灶神，又忙着准备过年。紫禁城里的嫔妃和宫女、太监们也都随着新年的临近而忙碌兴奋起来，有的蒸点心办年货，有的裁绸缎制新衣，有的贴春联剪窗花，宫里还要设鳌山，扎彩灯，备办烟火，真是热闹非常。就在这一片喜庆热闹当中，一个男孩在紫禁城东华门内的慈庆宫里呱呱坠地了。

男孩的父亲是慈庆宫这群庞大建筑的主人，当时的东宫太子朱常洛。朱氏家族统治明朝帝国已经200多年，到万历年间更换过13个皇帝，新诞生的婴儿是太祖朱元璋第十一世孙。在200多年间，太祖朱元璋家族的子孙十分兴旺发达，此时各支各脉的男性皇族宗室已多达60万人，但每一位宗室成员由



于同代代相传的皇朝天子血缘关系远近不同，地位悬殊，则有着天壤之别。远支别脉的小宗子弟衣食都没有着落，有些人年过半百还娶不上妻室；而大宗的亲王、郡王们却拥有数万顷良田美宅的资产，并且在王朝中有着至尊至贵的崇高地位。作为太子的朱常洛在整个宗族以及天下百姓之中又是地位仅次于今天子的第二号人物，一旦万历帝去世，他就将继承皇位成为帝国最高的统治者。

小王子正好在立春这一天出生，按皇家取名制度和等级体制的森严，在这个男孩出世后不久，宗人府就根据太祖皇帝钦定的子孙排行字序为他择定了一个郑重其事的嘉名，叫做朱由检。

在幼年时代，小王子朱由检一直生活在一种沉闷而又严峻的气氛中。太子地位不稳定造成的人心惶惶使东宫中的姬妾、宫女和太监们宁可明哲保身，也尽量少出头少说话；前途的莫测则又加剧了宫廷中本来就层出不穷的勾心斗角、相互仇视和中伤。这位小王子从一出生就注定了命途多舛，他的生母刘氏并没有因为给太子生了儿子而母以子贵起来，相反在哺育儿子的期间遭到太子的冷落与厌恶。刘氏为此郁郁寡欢，竟然积郁成疾，在她的儿子才只有虚岁5岁（实际只有3周岁）的时候，就抛下了亲生骨肉死了，她当时只有23岁。朱由检从出生直到少年时期，命运并未特别垂青于他。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并无多少特殊地位，朱由检的命运真是坎坷。生母刘氏，是其父光宗众多嫔妃中的一位。虽生一男儿，按理当母以子贵，无奈有争宠的妃子如号称西李的康妃在侧，鼓动如簧之舌，说三道四，使光宗对刘氏渐渐疏远，进而寻隙斥责。忠厚贤惠的刘氏，谨守妇道，毫不辩解，将莫大的冤屈和悲愤深深地埋在心里，久而久之，积愤成疾，在由检五岁的那年，郁闷而死。光宗得知刘氏死讯，多有悔意，又担心神宗皇帝知道此事，要怪罪于他，便严厉要求宫人守口如瓶，不得向外界泄露



只言片语，暗中派人将刘氏埋葬在西山。当时，朱由检住在勸勤宫，每忆及生母，就向近侍询问：“西山有申懿王的坟墓吗？”回答说有。又问：“申懿王坟墓旁有刘娘娘的坟墓吗？”回答说有。由检似乎得到了心理上的慰藉。

但终其一生，朱由检都深深怀念生母。而在幼年时对生母刘氏的追忆及对生母抚养恩德的无限思念，常使他情不自禁地盈盈泪下。光宗得知由检思念生母，又孤苦无依，怜悯之情油然而生。遂令当时最受宠爱的号称西李的康妃抚养。但她十分清楚皇长子与皇五子的等级差别和份量。所以，对待两位皇子的态度，就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由检幼小的心灵，已多少感受到人世间的冷暖和长辈慈爱的厚薄，但由于毕竟仍在皇室子孙气指颐使的高贵血统氛围中生活，因此幼时的朱由检仍过着衣食不愁、无忧无虑的生活。不久光宗便改命号称东李的庄妃抚养。

庄妃宽厚仁慈与世无争。她的地位虽列于西李之前，因其行事谨慎，恪守妇道，不与人争长论短，不与事较，因此受宠爱的程度却远不能与西李相比。加上膝下无子无女，孤处内宫，十分寂寞。现在奉命抚养皇五子，正是她求之不得的事。由检的到来，既可使她冰冷寂寥的心中增加些许温暖，又可使她的爱心有一个确定的倾注对象。而由检也从此得到了新的母爱，聪颖活泼的天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发挥和养成。

朱由检从小酷爱读书，逐渐养成了静坐颐养的习惯。每阅读经籍，长久不动，口中念念有词。小太监也乐于与这位小皇子亲近，戏游玩耍，说些皇宫内很少听到的新鲜事和乡里习俗，逗得由检开怀大笑，欢乐异常。

读书，游戏，欢乐和一点忧虑，伴随着由检渐渐长大。而当父皇光宗即皇帝位仅一个月便与世长辞，却给他年仅10岁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生母的早逝，留给他内心的忧伤，因有庄妃的爱抚而得到慰藉；可是父皇又相继离去，双亲尽



亡，顿失长辈之爱是谁也不能替代的。尽管父皇的关注，比起皇兄来，自己得到的要少得多，但因某些许的关注和庇护就颇感安全，可现在连这些许的庇护和安全感也失去了。皇父去世，很快皇兄朱由校接替父皇登上皇帝宝座，是为天启皇帝。

天启2年（公元1622年）九月，13岁的朱由检作为当今皇帝惟一的胞弟，被册封为信亲王。亲王在明代的爵位系统中地位是最尊贵、最崇高的，而且以同当今皇帝的血缘远近而论，他在当时在世的四、五十个亲王当中又是支脉最近切的，这一次封王典礼本应该庄严隆重。但当时宫廷内外正在酝酿着一场严峻的权力大厮杀，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少年小王爷，典礼也就极其草率。由于年龄还小，这位信王殿下在受封后仍然住在紫禁城中的勸勤宫里，但已经是寄居的性质。依照明制规定，一个亲王在成年之后他必须移居到远离京城的封地。没爹没娘又不受人重视的信王只能孤零零地蜗居在自己的勸勤宫里，惟一的亲人长兄天启皇帝自幼同他并没有多少感情，即使在礼仪性的朝拜活动中能见到一面，也只是机械地下跪磕头，从来没有说什么话可说。

崇祯帝的祖父万历帝有8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是正宫皇后所生，按照传统的嫡长子宗法制继承原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朱常洛才被立为太子，成为法定继承人。朱常洛的母亲本来是万历帝生母李太后宫中的一个普通宫女，生出这位皇长子完全是事出偶然，并非真的得到了皇帝的宠爱。万历帝最喜欢的是郑贵妃，而且那爱情持久、执着、至死不渝。郑贵妃也为万历帝生过两个儿子，皇三子常洵和皇四子常治，因此，万历帝很想立郑贵妃所生的常洵为太子。这样，皇帝的意图就同传统的封建礼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不论儒家的经典理论还是祖宗的经验与实践，都明确规定了“无嫡立长”的继承原则。对于儒学的信徒和皇朝的忠臣来说，这一原则也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但是皇帝竟然想违背这





一普遍原则，在朝臣看来，这就是溺于私情，很不光彩，很不道德，而且对于政治局势有着极大的破坏性。为了申张天理正义，也为政治的稳定，朝臣们同皇帝的荒谬意图进行了长久的斗争。因为事关太子的确定，而太子又是嗣君，被认为是国家之根本，所以这场斗争被称作“国本之争”。这“国本之争”大约从万历 14 年（公元 1586 年）起直到万历 48 年（公元 1620 年）光宗继位，前后断断续续地闹腾了 30 多年，给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极深远的影响。

在“国本之争”中，坚决站在立长原则一边，同皇帝进行无情斗争的，是一群在朝廷中虽然地位不高，但却是势力浩大的自命为“正人”、“清流”的文官官僚。由于这个集团中的首脑人物顾宪成等人曾在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中聚众讲学，当时又称他们为东林党人。

早在万历 22 年（公元 1594 年），去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同他的好朋友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就在无锡宋代的东林书院旧址聚众讲学，一时名声大噪。许多在野的士绅闻风趋附，以至于书院的学舍常常拥挤不堪人满为患。东林书院名义上是探讨经义，讲求学问，真正关心的却是时事政治，在书院的楹联上也分明写着：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书院在学术上高谈性理，以维护和发扬光大程朱理学为己任，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们对于自张居正以来出现的内阁集权的倾向十分不满，以为内阁的“擅权”造成小人争权竞进，严重损害了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利益，也给国家和天子的权益带来损失。有一次顾宪成去拜访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王锡爵对他说：“近来朝中出了一件怪事，内阁以为对的，外论必以为非；内阁以为不对的，外论必以为对。”顾宪成却回答说：“外间也有一件怪事，外论以为对的，



内阁必以为非；外论以为不对的，内阁必以为是。”两个人相对一笑而罢，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上的对立却表露无疑。

东林书院的主持者和参与者以及在全国各地同他们志趣相投，声气相通的人，再加上他们在朝野上下的支持者和同情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宗派。在有意无意间就会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的宗派争取利益，特别是政治权力，于是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那些对东林宗派很不以为然的人就送给他们一个名目，叫做“东林党”。

东林党人中占比例最大的还是号称文明繁华之区的江南一带的士绅，特别是苏州、淞江（大体相当于今上海市的范围）、常州三府的士绅，因此东林党人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常常体现着江南士大夫的实际利益。这样一个松散的社会集团中包含了不少社会名流，也有些是达官贵人，社会影响和政治实力都在与日增强。

而那些在观念上与利益上同东林党相冲突的人，反过来也被东林人士看成“奸佞”或叫做“邪党”，在不同的时期又有“齐党”、“楚党”、“浙党”等不同名目。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东林党人与“邪党”之间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争斗不休，朝中的官僚也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政治派别。两个政治派别的隔阂越来越深，到后来，所谓“正”、“邪”两派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不论大事小事，原则问题还是非原则问题，双方都要赌气争胜，朝廷自然也就被闹得乌烟瘴气。到万历后期，朝中党争已经成为一个对国事活动破坏性极大的问题。

明后期的政治斗争也因官僚们的拉党结派各自为政而愈加复杂难辩。到崇祯朝时，明党之争愈演愈烈，无论在朝政、军事问题上都或隐或现地暴露了明末党争的激烈。

在“移宫”的那些日子里，一向平静的深宫里接连出现了少有的喧闹，也惊动了宫中上下一切当事的和不当事的人们。一月之间已由皇孙升级为御弟的朱由检自然也要耳闻目睹其中



的许多细节。光宗即位之后，他跟随着李选侍同父皇和长兄一道搬进紫禁城中路的乾清宫，在九月初群臣们进宫的那次“哭临”（遗体告别仪式）中，也就亲眼看见了东林党人们那副捋袖擦拳气势汹汹的样子，还见到已经成为皇帝的长兄像个傀儡一样听凭朝臣的摆布，凄凄惶惶，不知所措，多少次流着鼻涕掩面而泣。

他自己的生活会因为这次“移宫”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李选侍被迫搬出乾清宫标志着她的彻底失势，皇帝从此独立，不再由她监护，对皇五弟朱由检的监护权也被宫中掌握着实权的大太监，东林党人的好朋友王安给剥夺了，转交给了光宗的另一个侍妾，也姓李。当年在太子宫中，地位最高的侍妾正是这两位李选侍，因为居住位置不同，宫里的人们分别把她们叫做“西李”和“东李”，在“移宫”中倒霉的是西李，后来被封为康妃，而这一次接手监护朱由检的则是东李，后来被封为庄妃。

那时候，未来的崇祯帝朱由检还搞不清宫中的那些非常事件同政治大局的关系，他只是感到，大臣们一旦闹起事来实在是可怕而难缠。这一段生活经历也使他对于东林党人有了一种难以改变的成见，觉得东林诸臣见识偏激而又肆无忌惮。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社会舆论普遍给予东林党人较多崇高的评价，成为皇帝的朱由检却持强烈的保留态度。

转眼到了天启6年（公元1626年）初，依照当时习惯的说法信王已经17岁了，即使是平民百姓家的子弟到这个年龄也该娶亲了，天启帝只好张罗着先给这个弟弟娶一房妻室。但皇宫内除了皇帝和太子可以迎接自己的新娘进来之外，是不能容纳其他女眷的，于是只好为暂时无封国的信王在宫外安排一处临时府邸，也是临时抢修出来的，再加上监工的太监克扣工款中饱私囊，建造得很粗陋。但对于信王来说，只要远离皇宫一步，也就少了一分政治风险，所以他对搬家的事情仍然感到



很是欣然。

信王妃是这年六月选定的。明朝制度，天子和诸王的后妃一律从清白平民家的女儿中选出，为的是防止世家大族通过与皇家的姻亲关系干政擅权。信王的王妃也是从平民家庭中选出来的，姓周，父亲叫周奎，祖籍苏州，是京城里的普遍居民，家境相当清贫。选择王妃的事最初是由外朝和内府中的有关衙门联合主持，照例定出候选者，再由太后最后定夺。天启时宫中没有太后，掌管太后印信的是万历帝的一个妃子，昭妃刘氏。但宫中的一切有关事务都由张皇后定夺。因此选信王妃之事实由张皇后与刘昭妃作主。这年五月十八日，礼部奏报五城两县七十七名。一月之后，正式选婚。当此之时，由熹宗的张皇后主持，两位贵人陪同。然后，礼部选入宫中的民间淑女，一一在皇后面前亮相。选中的，则由皇太后幕以青帕，取金玉跳脱系其臂上；未选中的，则将年月帖子放在淑女的袖中，赐予银币，劝慰一番，遣送回家。最后，选中大兴县生员周奎的女儿。张皇后觉得周奎之女身体太弱，刘昭妃说：“现在看起来稍微瘦弱，过一段时间就会长得丰满健壮。”遂册周氏为信王妃。此女年十六，生于三月十八日子时。

天启七年（公元1427年）四月初七日，皇兄熹宗皇帝命兴建信王府第，遣工部尚书薛凤翔行礼。次日，内官监太监李永贞请求修理惠王府，以备信王住居。熹宗皇帝鉴于国库乏困，加上瑞王、惠王、桂王前往藩国的花费，重建信王府第，的确有点力不从心，而将惠王府加以修理令信王居住，是省财之举，而以国家安危为重的信王自然也会接受。于是同意太监李永贞的请求，下令将惠王府第大行修理。

经过一番紧张的施工，惠王府内外焕然一新，信王朱由检与娇妃周氏迁住其中。王府官属、护卫，先后搬入，各执其事，一切按其固有的规律运行着。

这位被选中的信王妃周氏生于万历39年（公元1611年）